

长腿叔叔

【美】简·韦伯斯特◎著

罗雅琴◎译



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77 26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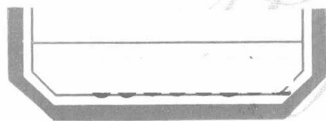
长腿叔叔

【美】简·韦伯斯特 著

罗雅琴 译

Jean Webster

*Daddy
Long Legs*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n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腿叔叔 / (美) 韦伯斯特 (Webster, J.) 著; 罗雅琴译. —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2. 11

ISBN 978-7-5609-8514-5

I. ①长… II. ①韦… ②罗… III. ①书信体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6225 号

长腿叔叔

[美] 简·韦伯斯特 著 罗雅琴 译

策划编辑: 王京图 罗雅琴

责任编辑: 罗雅琴

封面设计: 观岚文化·伊宁

责任校对: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

责任监印: 周治超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武汉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5

录 排: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7 插页: 2

字 数: 12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 元



华中出版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,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“忧郁的星期三”	1
乔若莎·艾伯特小姐写给长腿叔叔史密斯先生的信	10

“忧郁的星期三”

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都糟糕透顶——你得提心吊胆地等着它的到来、鼓足勇气熬过去、然后立刻把它抛到脑后。每一层地板都必须洁净无瑕，每一把椅子都要一尘不染，每一条床单都要平平整整。九十七个追来打去的孩子必须要洗刷干净、梳理整齐，给他们穿上浆好的花格子布衣服，并一一嘱咐他们注意礼貌，每次理事问话时，要回答说“是，先生”或“不，先生。”

这真是个令人沮丧的日子。可怜的乔若莎·艾伯特，身为孤儿院里年纪最大的孩子，自然更加倒霉了。好在这个特别的星期三，也跟往常一样熬到头了。终于不用再为孤儿院的贵宾们制作三明治了，乔若莎逃出厨房，转身跑上楼去，完成自己的例行工作。她负责照看“F”房，那里住着十一个四至七岁的孩子，十一张小床摆成一排。乔若莎把他们叫到一块，给他们拉直皱巴巴的衣服，帮他们擦干净鼻子，领着他们排成一行朝餐厅走去。在那里他们可以开心地度过半个小时，吃面包、喝

牛奶，再来点李子布丁。

乔若莎疲惫地跌坐在窗边椅子上，将胀痛的太阳穴靠在冰冷的窗玻璃上。从早上五点开始，她就一直忙个不停，被吩咐做这做那，还要不时被神经兮兮的女监事李皮特太太呵斥、催促。她私底下可不像在理事和女访客面前那样冷静庄重。乔若莎的目光越过一片广阔的霜冻草地，掠过孤儿院高高的铁栅栏，飞向远处起伏的群山。山脚下星星点点地遍布着村舍，透过光秃秃的树林，依稀可以看见村落的尖塔。

这一天终于熬过来了。据她所知，一切都颇为顺利。理事会和访问团结束了巡视、念完了报告、用完了茶点，此刻正匆匆赶回家，坐回自己温暖的壁炉旁——至少一个月不用为这些小东西烦心了。乔若莎探出身子，带着一丝渴望，好奇地注视着川流不息的马车和汽车驶出孤儿院的大门。她的思绪随着这些车马驶向了山脚下那一幢幢洋房里。她幻想着自己穿着皮毛大衣，戴着插有羽毛的丝绒帽，靠在车座上，漫不经心地对车夫说：“回家。”但到了家门口，想象中的场景就变得模糊了。

乔若莎想象力很丰富。李皮特太太曾警告过她，如果不加约束，这些胡思乱想迟早会给她带来大麻烦。可是，即便是再丰富的想象力，也只能止步于门廊罢了，终究无法带她进入她

梦想中的房屋。可怜的充满冒险精神的小乔若莎，在她这十七年的岁月里，还不曾踏入过平常人家的门呢。她想象不出那些没有孤儿打扰的人们每天过着怎样的生活。

“乔——若——莎——艾——伯——特
有人找——你
办公室——找
我想你还是
快点为妙！”

刚加入唱诗班的汤米·狄龙，唱着歌走上楼梯，穿过走廊，朝 F 房走来。随着他愈走愈近，歌声也愈发响亮。乔若莎从窗边转过身来，再次面对生活的烦忧。

“谁找我？”她急切地打断汤米的吟唱。

“李皮特太太在办公室找，
我想她生气了。
阿——门！”

汤米虔诚地吟唱着，但他的腔调里不全是恶意。哪怕是最

铁石心肠的小孤儿，看到犯了错的姐姐被叫去办公室挨训，也会心生同情的。更何况，汤米喜欢乔若莎，虽然她有时也拽他的胳膊，洗脸时差点拧下他的鼻子。

乔若莎一言不发地走了，额头上平添了两道皱纹。哪里出了差错呢？她很纳闷。是三明治切得不够薄？是坚果蛋糕里吃出了果壳？还是有女访客发现了苏西·霍桑长筒袜上的破洞？噢，天哪！难道是F房哪个调皮的小家伙冒犯了理事？

低矮的长厅没有点灯。她下楼的时候，正好碰见最后一个理事踏出院门、准备离开。这个稍纵即逝的身影，留给乔若莎的全部印象是——高。那位理事正朝停在弯弯的道路旁的汽车招手。在汽车发动朝他驶来的刹那，刺目的车灯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屋内的墙上。拉长的影子如同长出了滑稽的长胳膊长腿，在地板和走廊的墙上爬动。看起来真像一只巨大的、摇摇晃晃的“长腿爸爸”^①。

看到此景，乔若莎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。她露出了笑容。她天生就是一个阳光女孩，一点儿小事就能把她逗乐。如果能从一个令人生畏的理事身上找到笑料，那真是意外之喜。一路上，她都因为这个小插曲而雀跃。甚至在见到李皮特太太时，她脸上还挂着一丝笑意。意外的是，这位女监事似乎也在

① “长腿爸爸”为蜘蛛的俗称

微笑，至少看上去相当和蔼可亲吧，表情几乎如接待访客们时一般愉悦了。

“坐下来吧，乔若莎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乔若莎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，屏住呼吸等待着。一辆汽车从窗前疾驰而过，李皮特太太望着远去的车影，问她：

“你注意到刚刚离开的那位先生了吗？”

“我看到了他的背影。”

“他是最富有的理事之一，给我们孤儿院的捐助也特别多。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特意交代过要为他的身份保密。”

乔若莎微微睁大了眼睛。她不习惯被女监事专门叫来办公室讨论理事们的古怪行径。

“这位先生特别关照过我们几个男孩子。你记得查尔斯·本顿和亨利·弗雷兹吧？资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的就是这位——呃，这位理事。孩子们都很努力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以此作为对先生的回报。当然，他也不需要其他的回报。到目前为止，他的仁爱只给予男孩，我从未成功地说服他对院里的女孩们也稍加关注，不管这些女孩有多么优秀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不喜欢女孩子。”

“是的，太太。”乔若莎低声说道。因为说到这里，李皮特太太似乎在期待某种回应。

“在今天的例会上，大家谈到了你的前途。”

李皮特太太略微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用一种缓慢、平静的语调继续说下去。这对听者骤然紧绷的神经来说，简直是一种折磨。

“你知道，通常孩子们到了十六岁，就不允许继续待在这里了。但你是个例外。你十四岁在我们这里修完所有课程，成绩优良——虽然你的操行并不是一向优良，我得实话实说——然后，决定继续送你去村里上高中。现在你快毕业了，孤儿院当然不再有义务继续资助你。事实上，你比大多数孩子已经多享受了两年教育。”

李皮特太太全然不谈在这两年里乔若莎默默无闻的贡献。例如，她为了食宿不得不拼命地干活；而且，总是将孤儿院的便利摆在第一位，而后才是她的学业；遇上像今天这样的日子，她也总得留在院里洗洗涮涮。

“我刚说了，有位理事提及到了你的前途，也讨论了你的表现，方方面面的表现。”

李皮特太太用责备的眼神望着坐在审讯席上的“犯人”。“犯人”也赶紧摆出一副知罪的样子。倒不是因为她记起了自己档案里的什么污点，而是对方似乎期待她这么做。

“当然，通常像你这种情况，给你安排个工作就行了。可

是，你有些科目成绩很好，英语尤其突出。普利特查德小姐，我们访问团的成员之一，也是学校的董事之一，和你的修辞老师讨论过你的情况，在这次例会上，她替你说了好话，还大声朗诵了一篇你写的作文，题目叫‘忧郁的星期三’。”

乔若莎这次是真的知罪了。

“在我看来，你这么嘲讽辛苦养育你多年的孤儿院，真是有点儿忘恩负义。若不是因为你的文章写得还算俏皮，我估计你不会得到饶恕。好在，呃——刚刚离开的这位先生，似乎非常有幽默感。承蒙你那篇大胆无礼之作，他决定送你上大学。”

“上大学？”乔若莎睁大了眼睛。

李皮特太太点了点头。

“他留下来和我讨论了条款。很不寻常的条款。我得说这位先生真是非常古怪。他相信你是个有独创性的人，决定将你培养成作家。”

“作家？”乔若莎感到头皮一阵发麻，不禁喃喃重复着李皮特太太的话。

“这是他的愿望。美梦能否成真，日后自会有分晓。他答应给你一笔非常可观的零用金。对于你这种尚未理过财的女孩来说，这笔钱实在是太丰厚了。但全程计划都由他来制订，我几乎插不上任何建议。等你在这里过完这个夏天

后，慷慨的普利特查德小姐会为你准备行装。学费和住宿费会直接付给学校，并且，大学四年里你每个月都会得到三十五美元零用钱。这些钱足够你与其他学生平起平坐。理事先生的私人秘书每月会按时付给你。作为回报，你要每月给他写一封信。也就是说——你不要因为钱而感谢他，他不在乎这个，但是你得给他写信，汇报你学习的进展和日常生活的细节，就像若是你父母还在世，你要每月给他们写信一样。”

“这些信将寄给约翰·史密斯先生，由他的秘书负责转交。这位先生的真名并不是约翰·史密斯，但是他不希望透露真名。对你来说，他就是约翰·史密斯。他之所以要求你写信，是因为他相信书信是培养你文学素养的最佳方式。鉴于你没有家人可以通信，他希望你用这样的方式写信给他。当然，他也想了解你的点滴进步。他不会给你回信，也不会专门去留意你的信件。他讨厌写信，不希望你成为他的负担。如果有急事需要他的答复——比如说你被开除了，但我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——你可以联系他的秘书格里格斯先生。每月一封信是你必须尽到的义务，也是史密斯先生唯一要求的回报，所以，你务必要按时寄信，就像你务必要按时还账一样。我希望你的书信始终保持一种尊敬的口吻，并能体现出你受到的良好教育。必须记住，

你是在给约翰·格里尔之家的理事写信。”

听到这里，乔若莎的眼睛忍不住急切地望着房门。她兴奋得有些眩晕，想赶快逃离李皮特太太的唠叨和说教，一个人好好想想。于是，她站了起来，试探性地后退了一步。但是李皮特太太做了个手势，示意她留下来。如此大好的一个说教机会，她怎会轻易放过呢？

“我相信你一定会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感激涕零。像你这样出身的女孩子，很少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你必须始终铭记在心——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谢谢您。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想我得去给弗莱迪·帕金斯补裤子了。”

乔若莎带上房门走了。李皮特太太目瞪口呆地望着房门，心想她慷慨激昂的演说才刚到嘴边呢。

乔若莎·艾伯特小姐写给长腿叔叔史密斯先生的信

1

亲爱的送孤儿上大学的仁慈的理事：

我到学校了！昨天我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，心中充满了新奇和激动，不是吗？我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呢。

大学校园很大，也令人眼花缭乱——我只要一出门，准会迷失方向。因此，等我稍稍熟悉了地形时，再跟您描述我们的校园吧。同时，我也会和您讲讲我们的课程。现在是周六晚上，要等到下周一上午才正式开始上课。但我想先给您写封信，算是相互认识一下吧。

给不认识的人写信，感觉可真奇怪。对我来说，写信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——我一生写过的信加起来也不过三四封。所以，要是写得不好，还请您多多原谅。

昨天早上出发前，李皮特太太和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。

她教导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该怎样为人处世，尤其是该如何对待那位仁慈的先生。他给予我了很多帮助，因此，我必须对他特别尊重。

可是，让我如何去尊重一位希望被称为约翰·史密斯的先生呢？您为什么不挑一个有点儿个性的名字呢？这感觉好像自己在给亲爱的栓马桩或亲爱的挂衣架写信一样。

整个夏天我都在想着您。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人关心我了，让我觉得像是找到了家人，有了一种归属感。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。然而，每当我想起您，我的脑子总是空荡荡的。我只知道三件事：

一、您很高。

二、您很富有。

三、您讨厌女孩儿。

我想或许我该称呼您为“亲爱的讨厌女孩的先生”，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屈辱；或者称您为“亲爱的富人先生”，但这对您来说是一种屈辱，似乎您唯一值得一提的就只有金钱了。而且，富有只是一种外在的特征，或许您不会永远富有——很多聪明人都在华尔街栽了跟头，但您的身高却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，我决定称呼您为“亲爱的长腿叔叔”，希望您不会介意。这只是我们私下的昵称，请不要告诉李皮特太太。

两分钟后，十点的铃声即将响起。我们的一天被铃声分成好几段。铃声告诉我们何时进餐，何时入睡，何时学习。我感觉自己整天像一头拉火车的马，生机勃勃。好了，铃声响起，该熄灯了。晚安。

瞧，我多么遵守规则——全拜约翰·格里尔之家的训练所赐。

尊敬您的

乔若莎·艾伯特

九月二十四日

于弗古森楼 215 室

2

致长腿叔叔史密斯先生

亲爱的长腿叔叔：

我喜欢这个大学，也喜欢送我来这里读书的您。我非常非常高兴，激动得难以入眠。您无法想象这里和约翰·格里尔之家是多么不同。我从不曾梦想世上竟有这么好的地方。我为那些不是女孩、不能来这里上学的人感到遗憾。我敢肯定，您年轻时上的大学也未必如此美好呢。

我的房间在塔楼的楼顶。在新的医务室建成前，这里曾是传染病病房。塔楼的同一层住着另外三个女孩——一位戴着眼镜的学姐，她经常请求我们安静点、安静点；还有两个新生，分别叫萨利·麦克布莱德和茱莉亚·鲁特里奇·彭德尔顿。萨利长着一头红发和一个翘鼻子，她非常友好；茱莉亚出身纽约名门，还没留意到我。萨利和茱莉亚同住一室，学姐和我都住单间。学校单间太少，新生通常轮不到，但我没有提出申请，